

编者按

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41个教师节，出生率下降让教育界面临挑战，但教育需求从未消失，只是以新的形式呈现。这个教师节，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推出“幼教人的破局选择”特别报道，展现教育职业的新出路，记录幼教人转型儿童成长陪伴师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新职业群体。

# 从幼儿园辞职后，她当起儿童成长陪伴师

## 不是保姆是教育者，收入翻番也收获了家长的信任



表达青年态度

教师节前夕，济南的天气渐渐转凉。27岁的章华（化名）早上7点准时起床，9点前赶到她“上班”的地方——一个两岁男宝的家。她不是保姆，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教师，她的职业，有个崭新的名字：儿童成长陪伴师。

### 幼儿园招不来学生，决定“跳出去”

章华毕业于学前教育专业，一毕业就进了幼儿园，一干就是六年。“那时候每天带近30个孩子，累是累，但挺充实。”章华说。可慢慢地，她发现幼儿园生源越来越少，“班里孩子从满员到只剩十几个，心里特别慌。”更现实的是工资问题。“一个月就两三千元，生活压力太大了。”章华坦言，“好多同事陆续被辞退，有的转行去考编，有的去教育机构，我也开始琢磨出路。”

后来，她从社交媒体上看到，北京、上海已经有了“儿童成长陪伴师”这个职业。“不少高薪家庭愿意请专业老师进家，一对一陪孩子玩、学、成长。”她动了心，可也犹豫：“从幼儿园‘跳出去’，去家里工作，别人会怎么看？我能适应吗？”

### “进入家庭，众目睽睽下工作”

今年年初，章华通过面试，加入了济南一家专注2-12岁婴幼儿陪伴的教育咨询服务公司。经过系统培训后，她接到了第一个正式单子——陪伴一个两岁的男宝。

“进家前一天晚上，我几乎没睡着。”章华笑着说，“我虽然是幼教出身，但以面对的是好多孩子和家长群体，现在要进一个家庭，在‘众目睽睽’下工作，还是有些忐忑。”

孩子爸爸是职场精英，孩子妈妈和奶奶在家带娃。“他们都挺客气，可我能感觉到，他们在观察我，比如看我怎么和孩子说话、怎么引导他玩、怎么处理情绪。”章华回忆。

有一次，孩子玩积木时不小心夹了手，当场大哭起来。章华第一时间安抚孩子，还耐心跟家长解释：“这是孩子探索世界的正常过程，咱们可以教他下次怎么避免。”后来妈妈跟她说：“你和我之前请的育婴师不一样，你是懂教育的。”

### “不是保姆，我是专业陪伴师”

章华的工作内容，远不止“看孩子”那么简单。她每天会根据教学计划，带孩子做游戏、读绘本、做运动、进行英语启蒙，甚至还会设计“生活课程”——比如让孩子自己摆鞋子、收拾玩具，在点滴中培养习惯。“我们不是代替父母，而是辅助他们，用更科学的方式陪伴孩子成长。”章华说。她不用做家务、不用做饭，更不是别人口中的“阿姨”。“我们的定位很清楚：我是老师，是教育者。”章华说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最让章华有成就感的，是孩子的变化。“刚来时，孩子一遇到困难就哭闹，扔东西。现在他会说‘帮忙’，会试着自己解决问题，还会说‘谢谢’。”章华说，“这种进步，是短期内就能看见。”孩子妈妈也越来越信任她，从最初的“全程陪着”，到现在“放心交给她”。“有一次孩子妈妈说，‘你来了之后，我终于能喘口气了’。”章华说，“那一刻，我觉得这份工作真的很有意义。”

如今，章华每天工作8小时，周末双休，收入比在幼儿园时翻了一番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找到了职业的新可能。“我不再是幼儿园里‘流水线’上的老师，而是能真正影响一个孩子、一个家庭的专业陪伴者。”

本版采写 记者 巩悦悦  
实习生 白应婵 张晓文 郑宇飞



作为曾经的儿童成长陪伴师，李丹总共带过3个孩子，最长的陪伴了7年半。



进军到新的赛道后，贾雯稀每周都会与儿童成长培训师交流学习。



早期教育专业的毕业生朵拉，没走进幼儿园，而是选择成为一名家庭育儿师。

延伸阅读

## 从幼儿园到家庭：一家托育机构的转型

教师节前夕，济南一家专注2-12岁婴幼儿陪伴的教育咨询服务公司，几位老师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节日做准备。和传统意义上的教师不同，她们不是和幼儿园的孩子一起庆祝，而是要走进一个个家庭，与那些她们日夜陪伴的孩子共同度过。

### 从托育老师到入户陪伴，被逼出来的转型

贾雯稀还记得2020年春天的艰难抉择。受疫情影响，她所在的托育机构迟迟开不了园，可房租、工资等开支一分都不能少。作为济南这家教育咨询服务公司的创始人，她试过做外卖、搞图书借阅、做辅食团购，可这些项目都没坚持下来。后来，她和教学主管李丹商量转型，想做儿童成长陪伴服务。

进军到新的赛道后，贾雯稀每周都会与儿童成长培训师交流学习。这种模式，既帮幼儿园消耗了已收的课程费，也给老师保住了基本收入。即便这样，最初也只有6位老师愿意尝试。贾雯稀说：“很多老师害怕，觉得进家不像老师，倒像阿姨。”

转机来自家长的需求。有人问“孩子太小不想送园，能不能请老师到家里上课”，还有人问“能不能延长服务时间”。这些问题，让贾雯稀看到了新的市场机会。2020年幼儿园已出现招生难的苗头。贾雯稀和李丹再次商议，最终正式成立公司，聚焦2-12岁儿童的成长陪伴服务。

### 市场需求爆发，幼儿园老师纷纷涌入

李丹是最早入行的老师之一。她曾带过3个孩子，最长的陪了7年半。“从幼儿园到家庭，有心理落差，但真能帮孩子成长，那种成就感无以言表。”

当初选这行，家人并不理解：“上了这么多年学，怎么去做月嫂的活？”李丹没放弃，甚至为证明自己考进过编制，可最后还是选了自己看好的托育行业。

“角色定位是老师心里最大的坎。”李丹说，“很多老师怕进家后被当成阿姨。我们一直强调：阿姨很棒，但我们是有专业能力的老师。”这种“一对一”服务，对老师要求更高。除了学前教育专业知识，还得懂儿童心理发展、会做家庭教育指导，有些家庭甚至要求老师会外语。

很多人转型也看中了陪伴师的待遇。一位从业不到半年的陪伴师说，从幼师转过来后，工资翻了番。单白天住家，薪资就在5000-15000元。要是24小时住家，再加上英语六级等加分项，薪资还能更高。

孙超是济南一家母婴照护中心的创始人，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作为与贾雯稀公司合作的月子中心负责人，她从另一视角看到了陪伴师的价值。“我们月子中心的宝妈，回家后仍需要专业支持。”孙超说。她的月子中心与贾雯稀所在公司合作，为出月子后的家庭提供陪伴师服务，实现“无缝衔接”。“以前家长遇到问题，我们只能线上指导。现在有了专业陪伴师，就能直接帮到家庭。”孙超说。

### 机遇和挑战并存，“陪伴经济”或是下一个蓝海

与此同时，政策环境也在为这个新职业铺路。2022年1月1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》正式实施，这是我国首次为家庭教育专门立法。据媒体报道，随着家庭教育从“家事”上升到“国事”，有机构预测，2021年家庭教育市场规模达到7500亿元，市场供不应求将是未来30年常态。儿童成长陪伴师，正是应市场需求而生的职业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今年教育部将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纳入普通本科专业目录，山东女子学院成为全国首批获批的高校之一。该校教育学院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教研室主任姬彦红认为，儿童成长陪伴师本质上属于婴幼儿发展引导员，这一新兴职业的出现，体现了社会对托育专业人才的重视。

在姬彦红看来，这一民间兴起的新职业，不是简单“看孩子”，而是基于儿童发展规律的科学实践，“现在很多家长不会带孩子，特别焦虑。其实懂了儿童发展规律，就没必要慌。陪伴师很重要的作用，是指导家长，帮他们建立科学的育儿观念，提升其育儿的能力。”

不过，市场需求虽旺，也有宝妈担心：“现在陪伴师素质参差不齐，家里又是隐私的地方，把孩子交给陌生人，肯定有顾虑。”对此，姬彦红建议，要加强校企合作，让人才培养更贴近市场需求。她认为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儿童成长陪伴师这个职业会越来越规范、专业。

## 首批早教生不挤幼儿园，把课堂“搬”进家庭

“特特会说‘car’了！”刚结束入户指导，宝妈就给朵拉发来消息。2岁的特特曾因不会说话让家长焦虑，如今不仅能说中文，还能蹦出英文单词。这样的改变，对“95后”高级家庭育儿师朵拉（化名）来说，不过是日常工作里的寻常片段。

作为山东女子学院全国首批早期教育专业毕业生，朵拉没走“进幼儿园”的常规路，她选择成为上门服务家庭育儿师。当下，出生率下降，精细化育儿需求却在看涨。她的选择，成了年轻人突破职业边界的新样本。

成为家庭育儿师前，朵拉在校园里就

积累了扎实的专业知识，而且带着“实战感”。2017年，在互联网+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，她所在的团队拿下了省赛银奖。2019年毕业，朵拉进入济南一家高端托育机构。为更精准地帮到孩子，朵拉转向了入户指导服务。现在，她服务的0-4岁孩子里，有像特特这样有双语启蒙需求的，有因分离焦虑哭闹的，还有像米粒一样专注力不好的，而她的角色，更像一名“教育医生”。

从业十年，朵拉见证了托育行业的变化：最早，只有高端写字楼里有托育机构。现在，社区里的普惠托育点、小区

里的家庭式托育越来越多。

“未来肯定是‘小而精’的方向。有的家庭需要楼下送托的便利，有的想要大户外空间，有的希望老师‘一对一’关注。不同需求，会催生出不同的托育形态。”朵拉说。她甚至设想过未来的样子：在小区里开个“育儿工作室”，不用大场地，能给家长做育儿咨询，帮孩子做成长测评。再设计一个适龄的观察室，让家长看看“专业老师怎么跟孩子互动”。她还想学习做自媒体，把自己的经验分享更多家长，让他们知道“带孩子不只是喂饱穿暖”。